

# 難忘的往事

## 海軍咸陽艦輪機部開路先鋒

● 蕭慧麟

### 發現所羅門王寶藏

我在海軍那段時間，艦上組織除了政工、補給、醫務、文書、譯電等業科部門外，對兵科而言，一般分為艦務、槍炮、通信、航海和輪機等五個部門，但洛陽、漢陽、咸陽和南陽四艘驅逐艦例外。它們是只有作戰、槍炮和輪機三個兵科部門，艦務隸屬槍炮、反潛和戰情隸屬作戰，損害管制則隸屬輪機部門。

我在中強軍艦任槍炮官時，偶然去太康軍艦和同班同學李金鑑聊天，談起想有輪機經歷時，太康的艦長陳東海（我們班畢業時的大隊長），就要我去接替李金鑑做太康的輪機官，但我是想做透平機船的輪機官，所以沒有答應。

不久，我在中強軍艦槍炮庫裏，找到

一本美國海軍出版，專門介紹各國水雷的書，這書是用銅版紙精印，普通大小，不到一百面，內容並不是非常豐富，沒有當時最新式的水雷。但就那時的中國海軍來說，還沒有看見過類似這樣內容豐富的，如果和我所知相比，它就有點像「所羅門王寶藏」了，我把它拿去送給黎玉璽總司令。

在那同時，我向黎總司令報告，我已經歷了艦務、槍炮、通信和航海四個部門，希望有機會做輪機官。他很高興，就要我去做太康的輪機官。我沒料到是這樣一個結果，就說要去太康六個月前就去了，我希望做陽字號（驅逐艦）的輪機官。黎總司令顯得有些猶豫，說我以前沒做過輪機，言下之意就是他不甘心。

那時在海軍官校當過學生大隊長的胡

德華（胡嘉恆）少將（好像是海軍總部的總務處長）也在場，他叫著我的名字（把我叫成胡慧麟了）勸我說，都是輪機，去太字號也一樣。我說透平機和柴油機不同，沒當過艦長的也當艦長呢！黎總司令也笑了，就答應我去漢陽。想不到命令發佈下來卻是咸陽，比漢陽還好。

那時大多數海軍兵科軍官，都把蒸汽透平機看成是一種專業，不放心海軍官校航輪兼修的學生去做。

我一上船報到，陸亞傑艦長就對我說「有人說，最好的輪機長被調走了，最好的輪機官也被調走了，咸陽的輪機一定會垮下來。」我聽了很不是味道，就說：「報告艦長，你怎麼聽人家的話？我不相信我來了，咸陽艦的輪機就會垮。」他說：

「那好，就看你的。」

咸陽艦的輪機長胡昌國相當資深，是葫蘆島海校輪機科畢業的，也是才調來咸陽艦不久，沒料到海軍總部派了個官校航輪兼修，沒有輪機經驗的輪機官來，我看得出他心情沉重笑不出來。

### 不耻下問努力學習

我心中很難過。越是這樣我越要爭一口氣，不能對不起黎總司令，也不能把海軍官校航輪兼修的招牌砸了。

陽字號輪機部門編制很大，輪機官是輪機隊（主推進隊）的隊長，大約有九十到一百人。損害管制官（同班的王賚榮，後來是鮑鳳生）是損害管制隊的隊長，也有四十幾個人。輪機官負責主推進系統（主機、鍋爐和所有與主機和鍋爐直接相連的輔機），管制官則管理不直接與主推進系統相連的所有其他輪機系統，包括電機，艦內通信，錨機，舵機，冷藏和機艙外全船的管路和電路系統，以及救火和損管器材等等。兩個隊加起來，差不多佔了艦上士兵的一半。

輪機隊裏，當然有很多技術非常好的人，我就「不耻下問」，的確學到不少東西。至今已四十年了，我還記得這些輪機

隊的良師益友，他們是：汽機士官長呼子海，鍋爐士官長江世影，前爐艙主管班長方和華，前機艙主管班長徐載，後爐艙主管班長丁永武，後機艙主管班長王廣鑫，油水軍士鸞天鑫，輪機辦公室主管羅旭等人的好處。還有一個極聰明的輪機二等兵邵永卿（他後來去了海軍水中爆破隊），當然我也還記得很多其他的人和事。

我還有一個習慣，就是翻舊檔案，看說明書。我們這班畢業前，海軍的高級長官都來訓過話。黎總司令（那時是副總司令）告訴我們，到船上後，要先看 General Information Book。我到了太康，艦上還有這本書，它對我的幫助非常大。在咸陽，我不但在輪機艙庫裡找到這條船在美國海軍的成軍試俾記錄，更找到有關輪機部分，美國海軍艦政署的舊艦政手冊。從這本由很多簿本子合起來的大書裏，我學到極多從前不知道的東西。

在輪機部門全體（輪機隊和管制隊是不能分家的）通力合作下，咸陽的輪機部門包辦了當年海軍的戰技競賽，保養校閱，行政校閱，和驅逐艦隊年度校閱的輪機的第一名。我派出六個人的儀隊，迎接戰技競賽獎牌，按規定把它釘在船中右舷梯

口附近的牆上，黎總司令好高興。從此以後，航輪兼修的，在輪機方面受到的「歧視」，就有了明顯的緩和。

### 太平洋節獲選遠航

美國第七艦隊司令，也來過咸陽。參觀機艙時由我帶領說明。他到了前爐艙下層，就趴在地板上伸頭去看艙底。起來後表示很好，並對我說，他二十九年來，也是驅逐艦的輪機官。

那一年，美國舊金山當局，出面邀請中國海軍一條軍艦，去參加一九六〇年的太平洋節，咸陽以輪機優良，具有遠航能力獲選。

我們的劉可騰是半個洋人，那時他被派在咸陽當電工官。在學校時，大家總是覺得他有點怪怪的。我對他最深的印象，是他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，卻有一回在錢歌川的英文課中沒考及格。

我和他不常來往，對他有比較深一點的認識，還是畢業以後的事。那時候，大家都窮，考留美（多數是短期的訓練班）就變得很熱門。記得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，形容學校的芳鄰，海軍總醫院白衣天使們的擇婿條件（之一）：「三六、三七

、三八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四十、七十、九十，過日本不幹」。(第一句指的是基本條件，必須是卅六年班卅七年班或卅八年班畢業的才行；第二句指的是深造條件，留美時間愈長學的科目就愈高深，拿的留學津貼也愈多；第三句是說留美期間的伙食費，也是越多越好；第四句是說日本是個花錢的地方，回國時如果經過日本，存的錢就剩下不多了。)

劉可騰也考取過留美，他也省吃儉用。不過他和多數人不同，把省下來的錢買了張飛機票，接他在英國的媽媽前來團聚。這樣的孝心，不到這個時候，也很難看得出來。

我們離開珍珠港後，四十二年班的反潛官黃怡週學長得了急性盲腸炎，船上向珍珠港求援。美方叫一艘正在前往聖地牙哥途中的巡洋艦，返航與咸陽會合。在整個和美艦的無線電話連絡中，包括高線傳遞(把反潛官送去巡洋艦)，都是由劉可騰來擔任。

美國的艦上人員，也奇怪中國海軍軍官能講這樣好的英語。後來船上大家研究，為甚麼劉可騰的英語講得與眾不同，最後的結論是：他的鼻子和我們不一樣。

咸陽是一千六百三十噸級的驅逐艦，

作戰排水量是兩千五百九十噸，因為高速與那巡洋艦對開和偏航，多用了很多燃油。在長航程中，為了保持良好的凌波性，就按原設計把海水打入部分用空的燃油櫃中去，這對咸陽來說還是第一次。到了舊金山，我們又第一次遭遇到「環保」問題，不能把含油的壓艙水直接打出去。水不能打出去，油就不能加進來。美國海軍答應提供一個 Doughnut，我們從未聽過這東西，等到送來(由拖船拖來)才知道是個浮在水面的圓形盛器。最後抽不掉的殘存油水，就得用人工清理。艦上人員排好隊打大海戰術，由電羅經室(也是艦炮指揮儀室)把殘留的污水一桶一桶往外提，倒入由那個 Doughnut 裏去，雖然很辛苦，大家也沒有怨言。

在舊金山期間，我們幾個同班的也去夜總會開洋葷，有兩件事令人印象深刻：一是帶我們去的那位華僑小姐進門時被擋駕，等看過證件證明合乎法定年齡才被放行。另一是上完廁所所有人遞上有香味的熱毛巾，還得給小費。回船分手時，還來個洋規矩，和那華僑小姐一一吻頰，互道晚安，同班同學鮑鳳生說他與眾不同，他是

連吻帶舔的。

據說美國有意贊助咸陽訪問中南美洲(在舊金山時，我確實奉命帶領過兩家造船廠的人來艦上檢查，預備作必要修理)但國府擔心謠傳中共五萬美金一人的懸賞，怕兵科軍官逃亡而不同意，所以咸陽等太平洋節節目完畢後，就返航左營。在回程中遇到大風浪船體漏水，經美方安排就近去關島入美國海軍的 ARD-29 號浮塢修理。

回到左營後，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的一個少校(據說是物資組長)，率領好幾個顧問來船檢查，因入塢記錄中顯示，沒有測量大軸支架軸承的間隙，在官廳對陸亞傑艦長大發脾氣。當時除艦長外，只有王蘊山副長，胡昌國輪機長在場。

輪機長的房間就緊接著官廳又沒有門，我在房中清楚地聽見那個少校橫蠻地咆哮，覺得他太不尊敬中國的艦長而怒氣填胸。就抱了那本舊艦政手冊來，往那少校面前一丟，大聲用英文說，這是你們美國海軍的艦政手冊，那上面規定測量大軸間隙，是由船塢自動做的事。我們進的是你們美國海軍的浮塢，沒有測量間隙，你該去問你們的 ARD-29，不該來這裏吵鬧。

那個少校氣得滿臉通紅，站起來一句話不說就走了。

後來，海軍選拔優秀輪機人員去美國，接受新式的一千二百磅高壓鍋爐訓練。

聽說人事署簽的建議名單，都是少校和中校，兩次都被退回來，承辦人不懂有甚麼不對，換了幾個人再送上去。這次退回來上面多了幾個字，是「蕭慧麟如何」。我就奉命去顧問那裡複試。

### 冤家路窄複試遭挫

不想冤家路狹，碰上那個在我手上吃癩的少校，他得意洋洋地問我想不想去美國。我說我是奉命來的，你用這種態度對我，我就不用去了。那少校說不去也要考。我當然考不起。

在那些年，海軍高速航行也是咸陽開的先例。有一回，蔣經國陪著美國大使來船，艦隊指揮官馮啟聰中將，及劉和謙上校也在船上，馮中將十分驚訝我們航行中，還能全船開放淡水洗澡。船到了台灣東部海面，美國大使忽然要在午夜前趕回基隆。馮指揮官在官廳召集有關官員開會。由當時的船位計算，要平均二十八節的航速才行，若加上另兩座未使用的鍋爐從點

爐到產汽，把飽和蒸汽逐漸加熱成八百多度的過熱蒸汽（咸陽的是比較新式的之型鍋爐，有較好的過熱蒸汽溫度控制，但使用上也受到較多的限制），和增速減速的時間限制等，實際上要走到三十節才能有平均二十八節的航速。

咸陽從接艦回來，最高只走二十二節，三十節所需馬力（約三萬七千匹）比二十二節要多一倍半還不止，輪機長和艦長不敢答應，這情形又非趕不可。劉和謙就拿眼睛望著我，我向他點點頭，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輪機隊立刻改為我參照咸陽還在美國海軍手時的部署表，和輪機隊主要人員商議後，修訂出來的全動力航行部署，分左右班值更，四座鍋爐一齊使用，終於在晚上十一點半鐘趕到基隆。

高速航行，耗油極多，幸好我們油量還夠，要不然，也只有望洋興嘆了。蒸汽溫度已升到華氏八百二十五度，機艙內很熱，有點像烤箱，鍋爐艙又像飛機場那樣吵。據說艦尾甲板已低於海面，攪起的浪花像公雞尾巴，我始終在前機艙內監督指揮，卻無緣一見這壯觀的場面。這樣高速航行，不論艙面或輪機，大

家都非常緊張。如果時間久了，就算機器吃得消，恐怕也會出問題。全船震動得很厲害。但是也有額外的收穫：我們增加了信心，也發現了問題。記得那時我曾用電話問後機艙主管班長王廣鑫，鍋爐還可以供汽，他為甚麼不再加速，他說真空只有二十五吋了。於是，我們就朝這方面求改進，奠定了後來高速試俾的成果。

咸陽能有那時的輪機狀況，除了當時現任輪機部門全體人員的努力外，接艦的陳慶堃艦長，陳重鎮輪機長和趙金城輪機官也有不可抹殺的實質貢獻。

我在咸陽滿一年後，幾個同船的同班同學時間也差不多了，陸艦長想我們都留在船上。王蘊山副長把我們找來，說明艦長的意思，和有些職務可選。王副長叫我先選，我就選了戰情官。

因為陽字號是一級艦，艦長有權發布艦內的人事命令，只需報備即可。不料我的戰情官新職被上級註銷，又回任輪機官。這個輪機官，我起先是要當當不到，現在又變成要走走不成。

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我又去找黎總司令，答應編寫一本「海軍驅逐艦輪機故障標準處理程序」（若連我原先的努力算上，

準備工作早在一年前就開始了)。

還好，我已有一本美國大西洋艦隊的驅逐艦輪機故障處理書，可以當作藍本；加上一本美國海軍四四五級驅逐艦輪機使用手冊，以及幾本美國海軍人事署出的輪機訓練教材，都是在高雄「近港路」路邊地攤上買的。加上打我從一來咸陽，就著手整理出來的資料，再設法把缺少的部分補起來；用咸陽的實際管路系統，代替這些資料中的管路系統，並採用咸陽系統中現用的編號，一本符合咸陽現況的輪機故障處理書的輪廓就出來了。

### 編書榮獲績學獎章

這工作並不容易，不僅是翻譯和編排，還得實地查看，替換，一點一滴地改正，「對號入座」。我日夜趕工，在二妹良芳大力協助下（謄寫手稿，編中英對照表），再加上四十四年班的李建伯（實地校正），和本班的苟迺彥（文稿校正）幫忙，好不容易在六個月內把初稿完成，送到黎總司令那裏。

人事署的承辦人是同班同學蘇天倫，他告訴我，海軍審查結果認為這本書很好，決定印三百本，用頒佈令發到海軍各

院校當輪機參考教材。起初我還有些失望地問，總司令答應過寫序怎麼變成頒佈令了呢。蘇天倫說：「傻瓜，頒佈令比序好得多了」，我才歡喜起來。因為這本書，我得到二等績學獎章。不過，這些都是一年多以後，我任職海軍東海艦輪機官時候的事了。

我知道黎總司令對陽字號的輪機非常擔心（漢陽出過事，還是美國把一艘現役驅逐艦的高壓透平機拆下，空運過來，才解決了問題），所以就向他推薦四十四年班的李建伯來接替咸陽輪機官。我特別說明，李建伯雖沒有做過輪機，但有我的先例，再加上他幫我編這本書，可說已經「在職訓練」期滿，對咸陽很熟了。黎總司令答應了，但加了一個條件。他說要是李建伯出錯被記過，我也得陪著記過。我就說：「他若不是好的，我也不會向總司令推薦。這件事我答應了。我相信咸陽有了現在的底子，他可能比我做得更好。」後來，李建伯在咸陽輪機官任內，不但沒有出錯，還因美國第七艦隊司令為咸陽的最高航速和中國海軍打賭，測試結果咸陽超過了第七艦隊司令的要求，而獲選為當年的「克難英雄」。我總算對黎總司令有所

交代了。

就在我要離開總司令辦公室時，黎總司令又問我怎麼會沒有考取高壓鍋爐班。我很感動，但不敢說和顧問有過衝突，只好說我英文不好，想進外語學校。

那年八月一日，李建伯接任咸陽輪機官，我則奉調去外語學校受訓。我心中既高興也感慨，在咸陽整整一年七個月的歲月裏，總算替海軍做了點可以值得回憶的事。

#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三九七期第一一二頁中欄第十二行應為「千古『濤』聲悲異域」誤排為「千古『淘』聲悲異域」。

第一一三頁中欄第八行應為「魚鳥共『飄飄』」誤排為「魚鳥共『漂漂』」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鑒諒。